

Salt: Grain of Life

[法] 皮埃尔·拉斯洛 著
吴自选 胡方 译

盐：

生命的食粮



因为年复一年与潮流的汇合，大地也被
凌乱，水从四面八方每一个毛孔
出来，它在阳光下毫不客气地展示
自己。共有的激情给大地的身躯带来
水分，点缀其上的是漫不经心奔涌的
带来的白色残迹：干枯的海藻，阳
泛白的贝壳，还有不知从何处而来
泡沫。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盐：

生命的食粮

皮埃尔·拉斯洛

吴自选 胡方

著
译

ADG06/04

83.2059
327

064374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盐: 生命的食粮 / (法) 拉斯洛著; 吴自选, 胡方译.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4

ISBN 7-5306-3731-2

I. 盐… II. ①拉…②吴…③胡… III. 食盐—
通俗读物 IV. TS364-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12461 号

Chemins et savoirs du sel

by Pierre Laszlo ,

© Hachette Littératures, 1998

天津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章 图字: 02-2002-203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 27312757 邮购部电话: (022) 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9.375 插页 2 字数 216 千字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定价: 17.00 元

前 言

盐瓶中,盐滩里
我看到粒粒的盐
也许你并不相信
但我知道它在歌唱
盐在歌唱……

——巴勃罗·聂鲁达

皮埃尔·拉斯洛的《盐的故事》内容丰富而且笔调轻快。它出版问世也是恰逢其时。

虽然食用过多的盐可能让消费者患上高血压,但是盐将继续扮演它几百年来在餐桌上的中心角色,而且在新千年的繁荣经济中,将发挥重要作用。盐甚至已经成为各种甜点的主要原料。因此,在卖甜点的手推餐车上,人们在糕点皮里放入适量的两种盐花,以增加黑巧克力的味道,同时又减少其酸度。另外,盐使油酥点心的味道

极受欢迎,连黑胡椒冰激凌的味道也得益于盐的点缀。

由盐调味的佳肴没有一样来得便宜,因为在厨师的原料单上,包括安第斯山脉的海盐、秘鲁的海盐、丹麦的熏盐、埃塞克斯郡的墨尔顿海盐,更不用说闻名遐迩的食盐和盐花了,这些盐的零售价格高达85美元一磅!在现金出纳机上,它们的价格可真是奇高无比啊!

作为备受赞誉的化学家和教育大师,皮埃尔·拉斯洛科学地展示了盐在烹饪过程中不可取代的作用和效果。而且,拉斯洛是位真正的博学之士,他是词源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以及大众哲学家。读者在阅读之后定会像我一样,为盐在历史,经济,哲学上所拥有的重要地位而感到吃惊。本书的描述令人信服,而且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过去,盐税是由国家垄断的。现在盐税已成为一种新的增值税,因为很多标明品牌的食盐为迎合高层次消费者而大量使用。在看完此书后,假如您再去萨尔兹堡、盐湖城或索尔斯伯利旅行,感受一定会大不相同的!

——摘自丛书编辑阿尔贝特·索南费尔德:《餐桌上的艺术和传统:从不同视角看烹饪的历史》

中文版序

雅皮埃尔·拉斯洛

我至今仍然能够清晰地回忆起自己是怎样走进书籍的世界的。那时，我大概也只有七八岁，母亲几个月前刚刚去世。有一天，我得了支气管炎，要么就是耳朵感染了，总之是不能去学校上学，父亲就把我托付给一户人家照看，而我根本就不认识这家人。就在这时，我看到了凡尔纳的《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的苦难生活》。这本书让我爱不释手，我一口气把它读完了。时至今日，我仍然记得这本书，印象很深。

那本书很特别，甚至有点儿奇怪。在书中第十六章，凡尔纳先是描写了与他同时代的一位旅行家，接着就谈到了塔口镇附近、贝河两岸及其河口的盐业生产和贸易：

原本形状规整、对称放置的一堆堆白色小丘不一会儿就变得半明半暗。这些白色小丘实际上就是附近盐滩上的盐堆。贝河的河口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从一片贫瘠的荒地上开始形成。用德博瓦尔的话来说，这里只有沙、

盐、灰和尘土，满目荒凉。

凡尔纳用mulon这一法语词汇来指“盐堆”，mulon是从meule演变而来的，原意为“一堆庄稼，比如小麦”。巴尔扎克在其小说《贝姨》的开头也用这个词来描写盖朗德的那些盐场，盖朗德离法国大西洋沿岸的南特不远。关于这一点，我在本书中也做了分析。

凡尔纳一生几乎从未出外游历，因此他的那本书是在罗歇·德博瓦尔的中国游记基础上改编的。实际上，当时到过中国的众多欧洲游客所写的游记也都是相互抄袭，他们的书中重复着同样的错误、夸张，甚至是滑稽，实在令人作呕。

马可·波罗(1254—1324)就是这众多欧洲游客中的一员。当然，他也不是第一个到中国游历的欧洲人。马可·波罗真的到过中国吗？他是不是真的做过位于大运河西岸、长江以北的扬州城的盐务官呢？扬州是当时重要的商业中心，很多意大利商人都是在扬州发达起来的。也许，这些意大利商人在扬州的发迹为马可·波罗提供了写作素材，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经常提到盐以及大规模的盐业运输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意义。《马可·波罗游记》有时被称为《世界记述》，也有人将它戏称为《百万谎言》，因为马可·波罗同时代的意大利评论家就是这样看待这部游记的。马可·波罗还提到，1275—1292年间，元朝皇帝忽必烈仅从扬州盐场每年就可得到五百六十多万达卡金币，这在当时是一笔巨额收入。

本书中经常提到的一个观点也同样适用于中国，那就是任何掌握经济、政治大权的人都会发现，对盐业生

产、销售实行垄断是有利可图的,而且这也是一种无法抵挡的诱惑。盐是人类(更不用说是牲畜了)饮食中不可或缺的东西,我们每人每天至少需要五克食盐。中国实行了中央集权之后,也就是汉朝(公元前202年—公元220年)建立以后,中国的统治者们就对盐实行了皇家垄断,这种垄断始于公元前119年。

按照中国人的宇宙进化论,盐起源于流水。河水最终流入大海,使海水含盐。中国人的这一观点与西方人不同,比如十六世纪的贝尔纳·帕利西(约1510—1590)就认为盐是岩石和土壤经雨水侵蚀和风化后形成的。同理,江河溪流中也存在着溶解了的矿物盐,其中包括普通的盐,即氯化钠。

然而,中国传统思想认为,盐并不是水的外在之物,实际上,它是水的内在伴随物。这一观点主要体现在《书经》中。

当时,“盐产生于水”的观点在中国颇为流行。因此,吕祖谦(1137—1181)在其《历代制度详说》中论及“五相”时,就提到了盐的来源。

《书经》是中国古代五大经典之一,内容涉及种种谈话、指令、政治箴言以及伦理格言,其中有些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十一世纪。和其他作者一样,我刚才用了“五相”这个说法,但这个术语最初却被称为“五行”。事实上,十七世纪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古莱第一个将《书经》翻译成法文时,用的就是“五行”这一术语。他小心翼翼地避免翻译“行”这个字,而是只保留了汉语的发音。“五行”当然不是苏格拉底以前的哲学家所理解的元素,它的含

义更接近“行动原则”，有点儿像“原始冲动”。“行”字在汉语中意为“运动的开始”，它指的是正在进行的动作。《康熙字典》是这样解释“五行”的：五行运于天地之间，无息无止，由此得名。

中国幅员辽阔，产盐之地星罗棋布。在海边，人们通过蒸发海水来提取盐；在盐丘冒出地表的地方，人们开采着岩盐；在盐泉旁，人们通过蒸煮盐水来提取盐。

有些事情非常怪诞，时至今日人们仍然会觉得这些事情很特别，很奇妙。这些事情在马可·波罗的游记中都有记载。中国最大的盐湖——青海湖就是我现在想到的一个例子。它位于海拔三千米的青藏高原上，属青海省（青海省占中国总面积的十三分之一）管辖，距省会西宁一百三十公里。

从青藏高原下来，到达戈壁滩，高莫新城就在一个大盐湖附近。一条三十三公里长的公路横贯其中，这条公路也由此被恰如其分地称为“盐桥”。附近有一家碳酸钾提炼厂。这种矿物质远销全国各地，其储量巨大。

然而，我们反过来想一想，中国有些地方土壤含盐量极高，土地变成了不毛之地，无法耕种，我们又该怎么办呢？据估计，这样的土地总共有三千三百万公顷，大约相当于法国国土面积的一半！

要解决这个难题，一个办法就是种植营养型植物，将这些植物加以改良，使之具有抗高盐的性能，否则这些植物也无法存活，更谈不上生长了。另一个可能的办法就是利用大自然给我们的启迪，从一种极度喜盐的生物中提取基因（本书将有详细介绍），比如说，这种基因

的作用,是由生物体周围像水泵一样排出过多的盐分。

这是不是只能出现在科幻小说中呢?当然不是,因为人们已经把这种想法变成了现实。山东大学的科学家在赵彦秀和张辉两位博士的带领下,已经研制出了转基因植物,其中一个基因可以使这些植物具有抗盐能力。2003年春天,也就是在我写这篇序的时候,某些番茄、芥菜、大豆、水稻以及一种速生白杨都由于基因移植而具备了更强的耐盐能力。

以上这些表明,盐对于中华民族至关重要,不论是在中华文化史上,是在当今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中(此时我想到的是今天上海的发展以及它今后在亚洲的位置),还是在其未来的规划中。我希望今后能有时间再写一本关于盐的书,那样我会围绕中国来写。

与此同时,中国读者从本书中也可以了解到盐在欧洲(尤其是法国)政治、文化史中的地位或是重要意义,这也是本书的重点之一。

序 言

当我得知本书的英文版正在筹划时,我作为康奈尔大学的客座教授正在休春假。于是,我乘飞机从伊萨卡岛飞到旧金山。飞机从汤普金斯县的机场起飞时,兰辛地区卡尤加湖畔的盐矿一览无余。湖水如天空般湛蓝,烟囱中飘出缕缕白烟,这些白羽毛般的水蒸气直上云天。那天晚些时候,我在匹兹堡转机,就在飞机将要降落在旧金山机场之前,看到了纽瓦克的片片盐滩。它们位于机场以南不远的地方,在港湾旁边:

001

天端一道长长的棕色霞晖
为无垠的盐田带来一片片的沙
——卡尔·桑德堡:《芝加哥诗集·速写》(1916)

纽约州北部和加利福尼亚州的两个盐场,现在都归卡吉尔公司所有。如果没有盐,十九世纪美国西进运动是不可想象的,倘若偶尔缺少这种必不可少的宝贵资

源,人们就会陷入十分危险的境地。同样,我此次跨越北美大陆的旅行也与盐的生产密切相关。

再次引用桑德堡的诗,而且将西进运动与内战放在一起考虑。在美国盐业史上,无论是手工作业,还是大工业,都与人密不可分:“成千上万潮涌般的男男女女/在辛劳的尘土中向前涌动,洒落咸咸的汗水/还有滴滴鲜血洒落在没有尽头的战场。”[桑德堡:《芝加哥诗集·莫摩斯》(1916)]

“潮涌般的男男女女”:在旧金山湾的浅水域用蒸发法生产盐原是淘金热的直接后果,因为需要给那些涌入加州淘金的人提供日常食盐以及必要的腌肉材料。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加州纽瓦克的制盐场起初为莱斯利盐业公司的前身阿尔丁盐业公司所有,1978年,这些盐场被卡吉尔公司收购。

“还有滴滴鲜血洒落在没有尽头的战场”: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纽约北部制盐业是挑起印第安战争的争端之一。锡拉丘兹附近的盐泉最终从法国人手中转到了殖民者手中,很快又由纽约州控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国会为监督和收取盐税而匆匆促成的。关于这段历史,我在本书中都有记录。

因此,从纽约州的兰辛地区到加利福尼亚州的纽瓦克地区,北美大陆好像由盐支撑着一样。北美大陆上的每一个地方都与盐有关,而它的每一段历史也与盐密不可分。不管是那些北加州山区的威尔士移民,还是俄亥俄州与密歇根州的开拓者,还是从东部和伊利诺地区逃离迫害的摩门教徒,都与盐息息相关。威尔士移民极端

缺盐,他们小心翼翼地从小木屋地板上找回一些这种珍贵东西;俄亥俄州与密歇根州的开拓者所采的盐为沿圣达菲和俄勒冈小道向西行进的马车提供了日常所需,而摩门教徒最后在犹他州即大盐湖畔找到了栖身之地。像北美大陆很多地区一样,在那里发现的盐不再是星星点点,而是取之不尽,薪尽火传。

美国与盐之间的关系十分独特。尽管美国与其他国家一样需要盐,但是盐在美国文化和技术中的地位却与其他国家都不同,尤其与欧洲国家不同。这种差异有时是微妙的,有时则大相径庭。波士顿倾茶事件是美国人反抗暴政和为独立而战的象征,美国人民绝不会容忍对生活必需品的苛捐重税。在那时生活必需品是食盐,而现在就是汽油。对美国人而言,赋税始终是政客们有效施加的,令人生厌的负担,在今天我们迎来二十一世纪时也仍然如此。本书按照时间顺序记述了政治权力和盐的专营权之间的长期关系。

今天,世界上最大的盐生产与销售公司是美国的公司。它们的生产多种多样,从冬天为道路除冰用的盐到家庭和餐馆用的食盐。由于拥有以盐为原料,生产各种化学药品的专利权,因此它们大发横财。例如陶氏化学公司,它通过电解盐水生产氯醛钾链,生意十分兴隆。今天,它已经成为美国化学公司中的龙头企业,同时也是世界上四五家主要的化学药品生产商之一。不管是中世纪的欧洲暴君,还是目前这个地球村里叱咤风云的跨国公司领导人,每天都离不开这小小的几克盐。百合花一样洁白的盐,看似简单,却具有一种力量。这种力量的演

变是缓慢的,循序渐进而不为我们所察觉,本书将揭示这一演变过程。

获取盐对开拓西部的先驱者意味着能否保住性命,毫无疑问,很多故事由此产生。然而,最能激起我无限遐想的却是那些开拓者定居后对日常生活的文学描述。年轻时踏上美国国土之前,我早已怀着一种美国梦想。我小的时候,就被许多作家的描写深深吸引。他们描述了从美国中西部到阿拉斯加的探险者、捕猎者、移民以及恶棍的情况。从深层意义上讲,我的成年生活就是将这个想象中的奇异世界与个人的经历结合在一起。杰克·伦敦和凡尔纳养育了我。这些作家使我对简单淳朴的生活无比向往。他们对于美国大陆一望无际的处女地的描述深深铭刻在我跳动的、活跃的想象中。因此,我从自己的祖国被召唤到美国,现在我仍然觉得它乌托邦似的简单生活令人无法抵抗:在沙漠中,一小群人生活在荒野的边缘,从交易点和百货店里获取他们的生活所需,比如盐和火药,而邮局是唯一将他们与外界联系在一起的手段。

这种极度简单的生活,如同盐能浓缩肉的味道一样,让我想到了美国小镇的吸引力。我对这种生活仍然十分喜爱,并与美国妻子一同分享这种感觉。当我在加利福尼亚或俄勒冈太平洋沿岸的一号公路上驾车疾驶时,我能感受到这种吸引力;当我在北卡罗来纳州宏伟壮观而人烟稀少的外堤行驶时,我能感受到这种吸引力;沿着缅因州海岸驾车旅行时,我能感受到这种吸引力;在一年中的任何时候,我都喜欢驾车在柏林敦、佛蒙

特、蒙特利尔之间旅行,每到这些时候我也能感受到这种吸引力;当我们随意穿过切萨皮克湾深处时,我沉浸在另一种视觉感受中,想把美国的点点滴滴组成一种极其简单而又十分热烈的美,那时候我也感受到了这种吸引力。

短篇小说是典型的美国艺术形式,它能保留和增强美国味道。我喜欢这种短小精悍的形式,因此埃德加·爱伦·坡、威廉·萨罗扬、约翰·奥哈拉或尤道罗·威尔蒂的作品都合我的口味。至于精巧的散文,我欣赏E.B.怀特。美术作品中,我欣赏索罗·施泰因贝格的杰作。其他相关艺术形式中,我也倾向于“极简主义”艺术家。他们的作品有深刻的智慧和丰富的情感,同时又避免了浮光掠影和哀婉感伤。

这种情感也印证了本书的模式。本书是一个短文集,每篇文章都侧重于盐的一个方面。很久以前,人们就赋予了这种好吃的白色粉末各种各样的意义。而本书的每一篇文章都试图捕捉到一种独特的意义。我希望我所喜欢的这种表达方式更符合美国读者的口味。我写了六页附加内容,既是特地为美国版所作,也是为美国读者而作。

致谢

向我提供有价值信息的有:

帕特里克·阿拉贝先生

第戎市

迪亚娜·贝里耶夫人

陶工,圣佛盖特

皮埃尔·谢萨先生	巴黎
约翰·德兰东尼奥	亚利桑那州基特峰国立天文台
让-卢普·丰塔纳先生	尼斯(法国东南部港埠)
斯图雷·福森教授	伦德大学
莱拉·甘迪尼夫人	马萨诸塞州大学艾默斯特分校
拉克尔·甘卡尔夫教授	里斯本大学
伊丽莎白·海因策尔曼小姐	伯尔尼
尚塔尔·安贝尔夫人	苏利叶
瓦茨瓦夫·科洛杰斯基教授	华沙
让-贝尔纳·拉克鲁瓦先生	尼斯
克洛艾·洛斯乐小姐	乌特勒克
莱斯特·K.利特尔教授	诺兰普顿, 马萨诸塞州
热罗姆·洛维先生	巴黎
卢瓦克·马埃与洪·马埃	南次
伊洛娜·莫里松与休·莫里松	爱丁堡
达尼埃尔·缪塞夫人	吕米埃-阿尔卑斯
利亚莫·多赫阿塔博士	利麦立克大学
让-保罗·普瓦里耶教授	巴黎地球物理研究院
贝特朗·德·圣塞内伯爵	隆日库尔昂普莱讷
左川纠教授	东京大学
赫维·迪斯本克哈德博士	巴黎
伯努瓦·范·雷埃特	贝桑松
萨米尔·乍德博士	巴黎综合工科学校

他们给了我帮助, 希望他们能接受我深深的谢意。

1997年4月的最后两周, 我在特雷利基金会受到了热情的款待。那次经历对于本书结集出版极为有益。我向那些曾经帮助过我的人表示感谢。

伯努瓦·尚特是本书的编辑,他使书稿尽善尽美,我向他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我也十分荣幸地邀请到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负责人珍妮弗·克鲁女士,她非常了不起,是一位出色的编辑。她的助手珍妮弗·巴拉格女士在其他许多方面的工作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我也要感谢她。总编辑安妮·麦科伊女士受到指责时仍能保持冷静而友好的态度。她还有一名出色的助手戈德温·舒,在很短时间内完成了校对工作。我感谢她们二位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所做的卓越工作。

我感谢纽约的法语书局为这个译本的面世做出的巨大贡献,我还要感谢书局里年轻而才华横溢的工作人员。他们是我的得力助手,我要感谢他们对本书的一贯支持。

我向康奈尔大学化学系的所有朋友和同事表示深深的感谢。太多的朋友和同事给了我帮助,在这里难以一一提及。本书的一些章节就是在康奈尔大学化学系写成的,而且部分译文也是在那里修改的。我感谢他们的热情款待,他们让我感受到了家庭般的温暖。

◀ 007

我还要向阿尔伯特·索南费尔德教授表示衷心感谢。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主持一套丛书,承蒙他将本书列入该丛书出版。另外,我要特别感谢本书译者玛丽·贝思·麦德尔女士。她需要处理不同场合下使用的法语,其中一些晦涩难懂。在工作过程中与她的交流也十分愉快。文本编辑萨拉·圣翁奇对全书的措辞进行了恰当的修改,使语言更加和谐,在此我向她表示深深的谢意。